

法国
女性主义的
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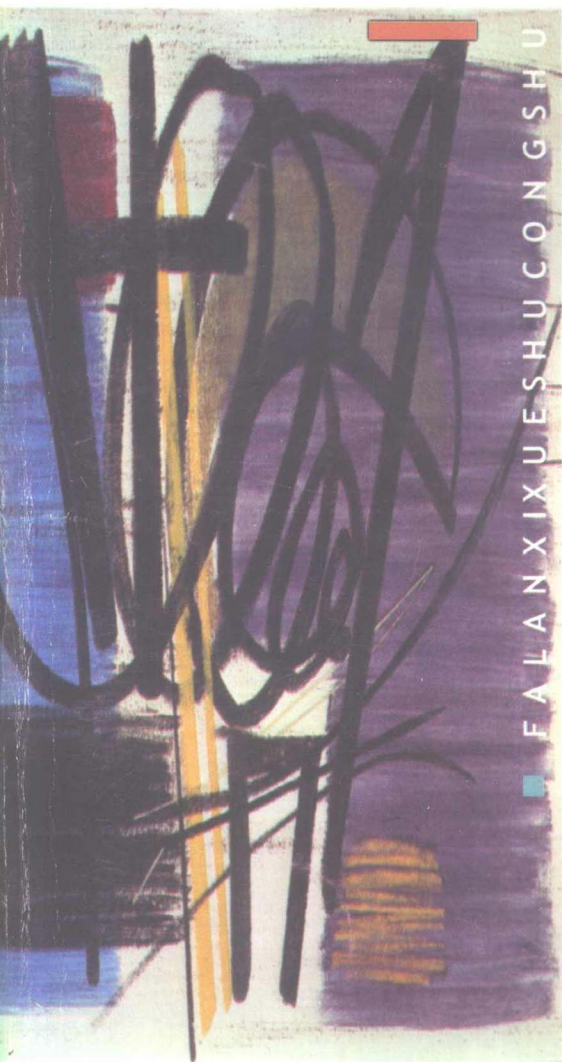
两性的冲突

天津人民出版社

珍妮薇·傅蕾丝 著
邓丽丹 译

法·兰·西·学·术·丛·书

FALANXIXUESHUCONG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性的冲突/(法) 傅蕾丝著; 邓丽丹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法兰西学术系列丛书)

ISBN 7-201-04132-0

I. 两... II. ①傅...②邓... III. ①性别差异—研究
②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629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022) 27307107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e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字数: 174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20.00 元

“当某个主题引起许多争论——以任何形式与‘性别’相关的所有问题正属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人们不能希望道出真理，只能满足于说明如何得出所持的观点。”

弗吉妮亚·沃尔弗《一间自己的房间》

任何思考的主题都适宜于争论，一切疑问都有利于区分观点和科学。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是继《妇女与她们的历史》之后的作品，它们分别发表于1990~2000年期间，将它们在此结集出版时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妇女思想史和排他性民主的研究、哲学客体“性别差异”的继续探讨以及从1997年11月起突然介入政治生活构成这十年的主要活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来回往返是相同的一个历史。

前 言

珍妮薇·傅蕾丝

这本书被译成中文使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陆，我们的历史也不相同，然而，问题却相似。如果说事实表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社会，在那里，妇女生活在男性统治之外，那么我们两个国家则可以发出相同的疑问：如何寻找妇女经济和社会解放的途径，如何为作为传统的家庭交换品的妇女创造民主政治主体的条件？如何破坏灵感启发者缪斯和创造性天才之间古老的分工，如何思考世界的性别化和共和制普遍的中性化？对于这种种问题，我们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不过，我们知道没有性别平等的政治就没有民主，我们知道平等原则是我们思想和政治追求的中心。

也许思考性别的困难来自一贯混淆解读层次的做法。人们以为谈论的是政治权利，然而却插进了关于男女两性的本体论的思考。人们思考当代女性主体包括从人身保护到公民资格的问题，然而却不能不导入文学描述的历史。人们思考哲学上性别的相异性，但却迎头碰

上妇女受排斥的现实问题。在西方或亚洲描写妇女历史、阅读我们各自大陆的哲学传统仍然是全新的任务。

是的，理论任务十分艰巨。我在女性主义实践中挖掘问题，我在大大小小的书本中寻找问题的提法，最近，我有幸和政治负责人一起思考实践的急迫性和思维的必要性的问题。我有幸在**妇女解放运动**诞生时开始我的哲学学习。学习时间和投入运动的时间的巧合给了我从哲学角度研究有关性别差异的思想的欲望。很多哲学家还在怀疑这样一种研究是否具有充分的根据。很多非哲学家们也在怀疑这种研究所引发的政治思想。因此本书题名《两性的冲突》，因为它既是观点的交流，也是思想的交锋。

在思考性别方面如何提出真理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疑问。

Geneviève Fraisse

Avant-propos

Je suis honorée que mon travail soit traduit en langue chinoise. Nos continents et nos histoires diffèrent et pourtant les questions se ressemblent. S' il est avéré qu' il n' existe aucune société au monde où les femmes vivent en dehors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alors nos pays partagent la même interrogation; comment trouver les chemins de l' émancip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s femmes, comment produire les conditions du sujet politique démocratique pour les femmes qui furent traditionnellement des objets d' échange domestique? Comment déjouer les antiques partages entre la muse inspiratrice et le génie créateur; comment penser la sexuation du monde et l' universel neutre républicain? Autant de questions pour lesquelles on ne trouvera pas de réponses simples. En revanche, nous savons qu' il n' est pas de démocratie sans politique d' égalité des sexes, nous savons que le principe égalité est au coeur de notre recherche intellectuelle et poli-

lique.

Peut-être la difficulté de penser les sexes tient au mélange constant des niveaux de lecture. On croit parler droits politiques, et se glisse une réflexion ontologique sur le masculin-féminin. On pense le sujet contemporain femme, de l' habeas corpus à la citoyenneté, et il faut introduire l' 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 littéraires. On réfléchit l' altérité des sexes en philosophie mais on bute sur l' exclusion réelle des femmes. Ecrire 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ou en Asie, lire les traditions philosophiques de nos continents respectifs sont des tâches encore neuves.

Oui, la tâche théorique est difficile. C' est dans la pratique féministe que j' ai puisé mes questions, c' est dans les livres, petits et grands que j' ai trouvé leur formulation; puis, plus récemment, c' est avec les responsabilités politiques que j' ai eu la chance de penser ensemble les urgences pratiques et la nécessité intellectuelle. J' ai eu la chance de commencer des études de philosophie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Cette coïncidence entre le temps des études et le temps de l' engagement m' a donné le désir de travailler philosophiquement à la pensée sur la différence des sexes. Beaucoup de philosophes doutent encore du bien fondé d' une telle recherche. Beaucoup de non philosophes doutent aussi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qu' elle suscite.

C' est pourquoi ce livre s' intitule **La Controverse des sexes** parce qu' il est à la fois échange d' opinions et dialogue de pensées.

Comment se pose la question de la vérité en matière de réflexion sur les sexes, telle est aujourd' hui notre interrogation.

目 录

假如我是个女人	(1)
第一章 相异与排斥	(4)
第一节 性别差异, 历史性差异	(6)
第二节 两性疑难	(29)
第三节 姐妹与兄弟	(34)
第四节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	(53)
第五节 写下妇女的权利, 阐明人权 *	(63)
第二章 描绘系谱	(75)
第一节 物种的理性, 精神的理性	(76)
第二节 天才与缪斯	(84)
第三节 美人鱼的歌声	(106)
第四节 关于一个现代怪物	(122)
第五节 斯特兰伯格的厌女症, 在政治与形而 上学之间	(138)
第六节 初夜权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155)
第三章 解放战略	(171)
第一节 哈娜·阿兰特与西蒙·魏, 两个思想界 妇女的中立选择	(172)
第二节 西蒙·德波娃的“优越”	(191)
第三节 妇女与“女性主义”	(209)

第四节	关于爱情与女性主义之间的所谓 不相容性	(220)
第五节	平等与自由之间	(232)
第六节	妇女有限的自主权	(243)
第四章	理论实践	(248)
第一节	妇女的人身保护法：双重革命？	(249)
第二节	经济平等的条件	(256)
第三节	仆役身份，服务性职业和民主	(265)
第四节	一双和中立	(270)
第五节	欧洲：一个政治问题的政治实验室	(277)
	性别争论，均等案例*	(284)

假如我是个女人* ……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便是占百分之八十的公共舆论的一分子。这种舆论预感到，“均等”这个词汇不会给它带来危害。

如果我是个女雇员，我将为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董事会或其他高层会议而高兴。

如果我是个小学女生，我会懂得男女生混合制的必然是相对的，而且只延续一段时间，即上学的阶段。

如果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我会因两性平等辩论的新生而拍手称快。因为我认定均等是一种工具，它使平等具有新的形态。

如果我是个女政治活动家，我将会对自己说“均等”这个字眼虽然空泛且含糊，却是一枚漂亮的战争武器，因为上面的平等可能给所有妇女带来平等。

* 《玛利安娜》(Marianne)，1999年2月第23~29期。

如果我是个女知识分子，我将会利用这个字眼的限定词对它作深入的剖析，那时均等便是政治的、语言的、家庭的均等，它出现在一切权力被平分的论战的场所：国家、语言、家庭。

如果我是个女政治学家，我要说，政治的性别化对应于社会的中性化，更简单地说，女部长夫人的称呼^①出现在单身母亲叫做单亲家庭的时代。

如果我是政府的一位跨部级女代表，我会对我的政府说，这是决定输赢的最后一搏，政治均等只有在伴随着给予妇女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政治意愿时才有意义。

如果我是个女历史学家，我将解释说，为均等而做的斗争产生于双重传统：人权的普遍化的传统，它要求人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乌托邦主义者与革命者的传统，它认为社会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人类是有性别的。

如果我是个女哲学家，我将拒绝创立新的民主原则，因为我深信平等原则是惟一的；不过，我将探询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定义。经过从前将最高权力化为肉身的国王之后，经过失去肉身并男性化的共和制之后，由男人和女人代表最高权力的时代不是该到来了吗？

如果我是个欧洲女议员，法国修改宪法的举动会让

^① ministre（部长）一词本来是阳性名词，若斯潘政府通过立法使它阴、阳性兼备——译者注。

我感到好玩，它所有的邻国不怎么虚张声势，却做得比它更好。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全欧洲的妇女是多么关注我们的辩论。

如果我是众多妇女中的一个，如果我是珍妮薇·傅蕾丝，我会觉得看到一束如春天般绚丽的亮光出现在一幅男人统治一切的灰暗的单色画面中¹。

第一章 相异与排斥

当民主主义者害怕时，需要使他放心。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人士就害怕了。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若将男人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应用到妇人身上，不可避免地会给前者造成损害。假如政治平等毁灭爱情呢？假如性别的差异和区分导致混乱呢？废除性别的二元性令民主想象恐惧，从前因妇女的公民资格，如今因连带性民事协约^①。相隔了两世纪，对混同的恐惧却依然如故。

每当出现新的法规或修改某项法案时，民主派便为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不喜欢新鲜事物。给了这个，就意味着要给那个，以及种种别的潜在的因素。他们不喜欢请愿时引发的传染、滑坡和条陈上的油迹。他们以抽象的普遍性为托词来设置栅栏：在国家最高权力中给予妇

^① 《连带性民事协约》(Pacte civile de solidarité, 简称 Pacs)，经法国国民议会于 2000 年通过，承认不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为合法——译者注

女一个位置具有唤醒别的要求的危险。难道其他被剔除于最高权力之外的受排斥者得益于有关均等（诚然是特定的均等）的战斗和论战而动员起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吗？

昨日，两性的混同引起恐惧；今天，舆论的分歧令人不安；现在呢，请愿的传染性引发了戒备心理。民主主义者为什么害怕？

因为民主派从平等逻辑中看到的不真实的同一性的幻象。这个混合物制造恐惧，这是一种民主语言特有的恐惧。

性别争论是恐惧和冒险同时表现的场所。害怕的是在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道路上进行两性平等的战斗，所冒的危险是这一平等包含的政治及概念上的乌托邦。因此正是从作为历史时间和理想场所的民主出发，我们才能思考性别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性别差异仍是个谜，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去发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指示性词语。不能排除两性差异将永远是个空洞的范畴，这个空洞并非指毫无意义，毫不现实，而是没有定义，没有特性，没有品质，没有价值和规范。假如谜底就是历史真实呢？

第一节 性别差异，历史性差异^{*}

性别差异是一个自然事实，人们难于想象它可能有一部历史，更难于把它置于事变中、带着突发的历史事件的烙印来思考它。同样，有人说，作为社会群体的妇女是没有历史的。然而，如今一部女性的历史建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性关系和妇女的生活服从于世界历史真实。某些人不免强调这一断言的唯意志论，不过，他们却也不能不承认一些明显的事实和表现^①。

今天之所以还称妇女史，并非为了确认它的特殊性、它在人类历史图表上的“区域性”，而是要开展对它提出的问题的讨论：或许是特殊的年表问题、形象和表现的分量问题、给妇女生活带来了最初影响的政治、科学、宗教等事件的问题……作为人，妇女的历史性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妇女史还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即探询两性关系的历史真实。在此，我想将视角延伸到哲学书籍的解读上，以便知道在哲学领域，历史允许哪

* 在《知识的实践和性别差异》学术会上的发言。该学术会于1990年6月在国际哲学学院举行，由我和莫妮克·大卫—梅纳尔及米歇尔·托尔（Monique David-Ménard、Michel Tort）共同组织。

① 参见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Georges Duby、Michelle Perrot）主编的五卷本《妇女史》，巴黎，普龙出版社，1991。

种关于两性差异的解读。

有必要回到第一个难题：性别差异不是一个哲学系，在哲学文本中，任何哲学客体都不证明它理所当然的存在。因而得出结论说，女性或男性的概念、有性别之分的人类或者性关系的现实构成哲学家工作中的缺陷将是一种误解。这只是表现出他们在进行哲学设问时没有任何法规。

他们不断重复的关于两性及他们的差异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言论所特有的文本空间实际上是文学空间^①。直至现代，只有文学著作实实在在地涉及这个问题，更有甚者，两性之间的关系占据着小说和诗歌的舞台中心。这个关系被表现，而所谓表现，即意味着提出了任何表现都必然引起的思考方式的问题。今天文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大概就是探询从什么理论角度去研究这些表现了。虽然如此，文学并不失为表达两性之间爱情与战争的永恒及双重形象的优选地。这类表达可以在各种形式的作品中读到。

我们不妨试着从表现行为过渡到表现意识，以至过渡到表现的表现。尤其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因为在那里，发生了思想史的断裂：因无意识概念而导致认识理

^① 参见乔治·斯坦纳（Georges Steiner）《关于文学是人类冲突的表达场所的分析》，Les Antigones（安提戈涅），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6。